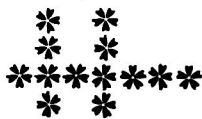




新加坡與蘇俄關係瀕臨考驗

羅石園



自越軍侵棉以來，「亞西安」在對抗河內侵略時，無不以俄越相提並論——揭露蘇俄夥同越共在東南亞稱霸的野心，與中共的反霸統戰互相應和，克宮之所以次第邀請泰馬領袖訪俄，便是為了緩和與此一區域組織的緊張關係，以免它墮入北平的彀中，然而在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訪俄即將就道時，克宮又為何以柯錫金患病不能接待為由而請其延期？而越南外長阮基石又適於此時宣佈暫不訪新。從這些蛛絲馬跡中，都不難看出新俄關係現正瀕臨考驗。

一、新加坡對蘇俄的重要性

一九六八年六月，新加坡總理李光耀首次應邀訪俄，從而決定新俄建立外交關係。莫斯科在新於設立大使館後，蘇俄船艦可在新加坡港口修護與添加燃料補給，且其在新設立之銀行，更可向東南亞各國進行金融活動，這是蘇俄在此一區域關係的一大突破，在此以前，泰俄雖有外交關係，但由於當時曼谷的反共政府，對蘇俄使領人員的行動，防範極嚴，以致其駐泰使館，經常是門可羅雀。

在印尼，當蘇加諾執政時期，莫斯科雖已與耶加達建交，且為增進雙方關係，不惜畀予大量軍經支援，但自「九卅」流產政變後，印尼所興起的反共怒濤，固已使支持印共奪權的中共成為衆矢之的，亦曾使蘇俄遭受池魚之殃，因蘇俄雖未介入此次政變，但其駐印使領人員，經常都在印尼反共政府的嚴密監視之中，以致雙方關係不絕如縷，當新俄建交的數月前，馬來西亞爲了爭取蘇俄大量購買樹膠，藉以解決其經濟困難，原已與蘇俄建交。但吉隆坡政府面對馬共的顛覆叛亂，固須嚴防蘇俄插手支援，又

恐馬俄關係的密切，難免觸怒北平而遭報復，所以蘇俄使領人員在吉隆坡的行動，也處處受到限制^①。

新加坡為東南亞地區的金融貿易中心，且港口建築良好，貨物裝卸均係機械操作，並有熟練的技術員工，船舶修護補給亦相當便利，這更使新加坡成了此一區域的貨物吞吐口。因此，新俄建交後，蘇俄在新加坡所開設的銀行，可向東南亞各國從事經貿活動，且其來往於印、太兩洋的船艦，得到了中途站——可以進入新加坡港灣修護補給與避風，至一九六九年二月，新俄又簽訂航空協定，從此蘇俄航機即由莫斯科直航新加坡。最初是每週一次，到一九七四年，已增至每週三架次往來^②，使蘇俄對東南亞的客貨運得以激增，其與各國的經貿關係亦獲進展。更重要的，為新俄建交後，大有助於布里茲涅夫主義的「亞安體系」在此一地區的推銷，對蘇俄在東南亞建立霸權的企圖，亦有裨益。

二、蘇俄與「東協」國家新關係的建立

新俄建交的一九六八年，是東南亞國家最為震撼惶惑的一年，英倫既已宣佈決定放棄遠東防務，華府又繼而將越戰付諸巴黎和談，當時尚未建立國防軍的新、馬，固然感到英軍撤退後的防衛空虛；餘如設有美軍基地的泰、菲，在兩國面對華府即將退出東南亞的情勢下，亦自知僅賴本身的微弱三軍，實無法抗禦中越共合夥輸出的戰爭。況且由北平哺育支援而成的各國共黨，正應時乘機而起，由裡應而取得外合，使「亞西安」的成員國，都難免在赤浪橫流中形成了一張張倒下的骨牌，各國當軸除憂慮防務真空謀求如何填補而外，尚有由美英駐軍撤退所帶來的失業與經濟難題。

原來泰、菲基地的美軍，和駐防新、馬的英軍，不僅其所得的餉糈，大多用於當地市場，使地主國從駐軍手中獲得大批外匯，且僱用了各業員工，亦等於開拓了當地的就業機會。又美方為了支援越南戰場所需的物資，更大量就近自各國市場採購，其官兵渡假，也大多選擇在越南的鄰近地區，造成了東南亞自由國家各大都市旅遊業的空前發展。因此，英美駐軍的撤退，所帶來的經濟與失業問題，在各國當軸的心目中，比填防尤為迫切，更何況美國軍經援助，亦勢必跟隨其撤軍而降低。

蘇俄針對此種情勢，首先以開拓東南亞與蘇俄及東歐集團貿易為前題，除表明願意給予經技支援而外，並由莫斯科銀行新加坡分行，爭取向各國放款。故在新俄建交後，曼谷的蘇俄大使館，已由門可羅雀一變而為車水馬龍；印尼與蘇俄的往來，也由半凍結而頓形熱絡；吉隆坡對俄國使領人員的活動限制，亦已逐漸放寬。這些都是由開放經貿而來。至於馬尼拉與莫斯科的冠蓋往來亦於此時應接不暇，更無非是非方為了與俄方談判貸款之故。從蘇俄航機與商船直駛新加坡的與日俱增，即可說明莫斯科自與新方建立外交關係後，已使蘇俄與此一地區的經貿往來大有增進。

註① 「蘇俄在東南亞面臨十字路口」、臺北《中華日報》、一九八〇、九、六十七、二版、拙著。

註②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四、五、卅一、三版。

三、「亞安體系」的推銷

一向以經貿為政治服務的蘇俄，在此種情勢下，勢必乘機伸展其在東南亞的政治勢力，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卅日，蘇俄駐新加坡大使蘇卡夫尼高夫，向記者表明布里茲涅夫倡導的「亞安體系」，便已暴露了蘇俄的企圖。他指出：莫斯科對此項組織的內容，雖並未擬訂腹稿，須俟與亞洲各國安商後，再行定案，惟在籌建之初，必須在東南亞方面解決下列前題：(一)消除此一區域各國之間的戰爭；(二)承認各國之領土完整，及其戰後實際疆界之穩定性；(三)保護各國免其內政受到外國勢力干涉；(四)廢除現有之亞洲各種政治集團組織——如「東南亞公約組織」等，因為此類組織，已成爲一種「政治上的時代錯誤」^⑧。

很顯然，僅就蘇卡夫尼高夫的簡略標明，即可窺見「亞安體系」首先選擇在東南亞推銷，便是爲了針對當時此一區域的情勢之需要。首先，東南亞各新興國家之間，幾乎都有由殖民地時代所遺留的領土疆界糾紛，而中共所培養的各國共黨份子，又大都滲入偏狹的民族主義集團，以愛國者姿態藉領土疆界糾紛，企圖煽動與鄰邦的戰火，以便乘機坐大。北平且公然指示它們須師承中共藉抗日戰爭而壯大的故技，「亞安體系」之所以要承認戰後各國疆界的穩定性，便是爲了防阻北平指使其各國造反夥伴挑起與鄰邦的戰爭。

其次，保護各國不受外力干涉，更是由於東南亞各國無不發生華僑華人問題。事實上亦有少數華人在北平不斷鼓動下，爲了爭取政治地位平等，甚至不惜參加當地共黨武鬥奪權，以致各國政府在處理此項問題時，經常都須顧慮受到中共的干涉。可見「亞安體系」所標明的(一)(二)兩大前題，其目的乃在排除中共的勢力。至於廢除亞洲的政治集團，且明白指出「東約組織」，這又是以驅除美、英、法勢力爲目標，在西方列強與中共及其潛勢力都被排出此一區域後，蘇俄便可以盟主身份制止各國不得依恃武力解決爭端，並保護其不受外力干預。

從一九六八年新俄建交開始，至一九七三年，美軍撤出印支戰場已成定局。其間中共雖曾向東南亞各國展示笑臉，拉攏建交，無奈「亞西安」國家都恍於其造反夥伴的潛在威脅，加上北平又已明言：「政府與政府友好，並不能影響黨與黨的國際義務」，以致各國始終對它心懷疑懼。值此時會，蘇俄之所以公開發表其「亞安體系」籌組的前題，便是有見於建立其東南亞霸主地位的時機已經到臨；而其所交由其駐新加坡大使予以發表，也可想見其駐新加坡大使的地位非比等閒。

四、李光耀引蘇俄介入早有對策

值得我們探討的，是對國際風雲變幻具有高瞻遠矚眼光的新總理李光耀，在他引進蘇俄勢力介入東南亞的過程中，已否了解

註⑧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七三、十一、一、二版。

克宮懷有稱霸的企圖及其以外交經貿等關係的開拓，作為「亞安體系」的基石？如果他早已洞悉，又何以並不阻撓？殊不知李氏對蘇俄的懷抱雖早知底蘊，但認為祇須「東協」國家能够因勢利導，正可從中運用，造成列強勢力在此一區域的平衡。何況新加坡的發展必須依賴外貿暢旺，蘇俄及東歐集團增加對此一區域的經貿往來，既然大都由新轉口，又何樂而不為。

李氏深信美國爲了保護其在亞太地區的投資與貿易，斷不會放棄其東南亞盟邦，亦不會撤退其在菲律賓的駐軍，而英、法等國對美軍在此一地區的駐留，仍將加以協助。在此情勢下，「東協」國家無庸在防衛上求助於莫斯科，亦即表示克宮標榜的「亞安體系」無法在此推銷。此外，由於蘇俄勢力的介入，北平爲了釜底抽薪，雖並未表明放棄支持各國共黨的顛覆叛亂，但爲了配合它的笑臉外交，已促使其造反夥伴降低叛亂，這又是「東協」藉蘇俄制衡中共的效果。

新加坡副總理吳慶瑞曾經指出：使東南亞成爲中立區，並不能經由向列強乞求保證而能够實現，必須倚賴本身經技發展，造成社會安定繁榮；謀求國防結構完善，與此一區域國家團結合作，使外力沒有干預之機；並須促使列強勢力在此一地區的平衡，始可達成中立區域的構想^④，這一席話，即已表明了新加坡明知蘇俄懷有稱霸東南亞的野心，其所以仍然讓它的勢力介入，乃因對此後情勢發展的因應策劃，早有成竹在胸。

不過出於李光耀意料之外的，是原先強調以「和平聯合過渡到全面解放」路線的蘇俄，當河內統一越南後，反而支援越共，採取多年來被它攻擊得體無完膚的武鬥路線，甚至不惜甘冒侵略的大不韙而公然席捲高棉，此不僅說明了克宮所標榜的願與政制不同國家和平共存乃屬謊言，且表示同爲共黨統治的鄰邦之間，亦難免弱肉強食，而布里茲涅夫主義下的「亞安體系」，更被越共侵棉的軍事行動摧毀無遺，「亞西安」國家對蘇俄的和平姿態，又安能繼續置信？

自越共侵棉以來，「東協」所進行的對抗戰略，在外交戰線上，最爲凌厲。「東協」各國在各種指控場合中，不但將俄越並提；且對莫斯科利用河內爲其在東南亞建立霸權的鷹犬，亦毫不諱言，彼等更將南海飄流的越南難民，指爲河內向「東協」國家進侵的「人彈」，且咬定這些暴行都是出於克宮的策劃，再交由越共執行。「東協」的此等指控，旨在發動國際輿論，一致抨擊越俄，以喚起舉世基於人道與反侵略立場，在外交戰線上一致同情支援「亞西安」對越俄的反擊，而李光耀上年三月訪問西歐各國，便是這種反擊的開端^⑤。此後五國都異口同聲地指控越共以輸出難民配合侵略行動，以實現蘇俄稱霸東南亞的野心，此不但贏得了印支難民所獲得的大量救助，且在「聯合國」每次都擊敗了俄越集團。

「亞西安」亦在「聯合國」維護親北平的棉共政權代表席位，並在上屆大會中以七十一票對卅一票擊敗越俄集團的反對，此不但使蘇俄夥同河內所扶植的亨桑林政權未能在此世界組織中爭得一席之地，且更使其面對「東協」與北平的立場一致，而有如芒

註④ 「東南亞中立化的難題」，本刊、十一卷、五期、拙著。

註⑤ 「越共輸出難民的前因後果」，「世界反共聯盟中國分會」印行。

刺在背之感，李光耀在西德接見記者時，對「亞西安」爲反擊俄越侵棉，不惜與中共聯手反霸，既已有了明白的剖析，而在聯合國爲「東協」主持與俄越從事外交戰的，也是新加坡的代表團，這都說明了自棉戰以來，新加坡與蘇俄的立場，日益針鋒相對。

五、新方洞燭蘇俄政策的弱點

莫斯科何以在越戰結束後一味支援越共黷武？尤其在越共進軍高棉時，蘇俄是否無視於觸怒「東協」國家，以致將它多年來爲推銷「亞安體系」所奠的基石都予推翻，並讓其友邦倒向其死敵（中共）的反霸陣營？這從今年三月蘇俄副外長費留賓搶在中共外長黃華之先訪新，並與當時的新外長惹拉勒南從事閉門會談，即可窺見一斑。此項談話內容雖無從得悉，但據新方指出，費留賓曾要求「東協」與河內對話，新外長除指責莫斯科不應繼續支援河內佔領高棉而外，並稱河內與「東協」對話，再也不可口是心非^⑥。此已說明了費某的訪新，除爲了緩和與新俄關係，並企圖阻止「東協」進一步與北平聯手反霸而外，且表明了克宮正竭力促使河內撤出高棉，並直接與鄰邦商討如何達成此一區域的和平共存。

在費某訪新前夕，當時的新外次現已升任外長的丹那巴南即曾表明：新方並不相信蘇俄祇認爲越南是它在此一區域唯一的可靠盟友，當不致爲了河內的利益而開罪東南亞的其他友邦^⑦。這是新加坡對蘇俄在東南亞政策的基本觀點，也可從而推知費留賓是次訪新的另一目的，是在向新方表明蘇俄支援越軍侵棉，具有易放難收的苦衷。至於費某的此項表白，在「東協」五國之中，何以不向位於對抗越軍前哨的曼谷傾吐？或向對俄越態度比較緩和的耶加達與吉隆坡申明？這顯然是由於克宮認清新加坡已成爲「東協」策劃反擊俄越侵棉外交戰略的馬首，故不得不向新方釜底抽薪。

很顯明，蘇俄視越南爲布裡茲涅夫主義在亞洲的前哨基地，必須竭力加以保衛，尤其在美國勢力已被驅除後，更不能聽任中共的勢力在印支留存。河內於提前合併傾向北平的「南解」政權同時，又由越共一體分肢的寮共接管永珍政柄，這些行動所表明的蘇俄立場，新加坡都是相當了解並不感到驚異的。迄至越棉共發生邊界之戰，北平乃不得不從中促成棉共結束向泰邊的挑釁，以便全力攻擊越邊，這在新方及其夥伴國，都認爲中、越、俄共在印支的激烈爭奪，反而形成了「東協」得到喘息安內的時機，所以不妨在共產敵對雙方向此一區域組織各國互爭友誼的情勢下，坐觀成敗而將它們的勢力予以平衡。

至於由越共侵棉引起的「東協」對越俄的反擊，顯然是克宮始料所不及的，因爲莫斯科原以爲河內以廿萬精兵直搗高棉，於抵定金邊建立亨桑林政權後，即可以破竹之勢將棉共殘部掃穴犁庭，再由河內和金邊以和平姿態拉攏泰國，訂立互不侵犯協定。此種局面一旦造成，則曼谷及其夥伴國面對來自印支的重兵壓境，爲了尋求苟安，便唯有仰求蘇俄約制河內刀下留情；對它所推

註⑥ 入路透社新加坡電，一九八〇、四、一。

註⑦ 〔南洋商報〕，一九八〇、三、廿一、一版。

銷的「亞安體系」，亦不能不予接納，而中共與英、美在東南亞的影響力，更可因此而一併排除。

造成克宮在棉戰中估計錯誤的主要關鍵，在於中共當越軍攻陷金邊之際，突然以閃電之戰攻擊河內的後方。棉共的潰敗之衆既可乘機重新集結整編以抗越，而泰方又在夥伴國一致支持下，讓棉共武裝在棉泰邊境建立基地，並給予得到中共補給支援的便利。因此倒向北平而惡名昭著的棉共波特政權，居然在即將傾覆的情勢中，獲得了「東協」的全力支持，並且保住了在「聯合國」的代表席位，這都多半得力於李光耀的精心策劃，也是莫斯科始料所不及的。

六、展延李光耀訪俄的內情

新加坡從上年以來，對蘇俄支使越共侵棉，不僅經常予以公開譴責，且已禁止俄艦入港補給修護^⑥，但在此同時，又歡迎英美艦隊訪新，並與美艦舉行聯合作戰演習^⑦。其次，「東協」與歐市國家在吉隆坡舉行的十四國外長會議，曾在聯合公報中譴責俄越侵略阿、棉；美國穆士基國務卿亦曾聲明華府斷不放棄對東南亞盟邦的協防。至越軍一度犯泰，美方對泰國的軍援更立即以空運送達，這和李光耀一向認為美國勢力向東南亞捲土重來，方可抵制蘇俄稱霸的信念，亦相吻合。

對北平向「亞西安」所進行的反霸統戰，新加坡雖並不如曼谷的熱衷，但在此一過程中，雙方已簽訂了互設貿易機構的協定，其貿易額亦在迅速上升^⑧。新加坡早已洞燭蘇俄在東南亞的政策已因越共侵棉而發生了矛盾，亦深知蘇俄在保衛布里茲涅夫主義亞洲前哨基地——越南的行動上，倘過份遷就河內，勢必影響到布某所倡「亞安體系」的推銷。所以李光耀堅主美英勢力重來，及與北平的反霸統戰互相應和，都是爲了牽制蘇俄支持越共的行動。李氏深悉：無論「東約組織」的復活，或由「東協」轉變爲軍盟，及與中共聯手反霸，皆爲蘇俄在東南亞政策的致命傷。克宮之所以邀請李氏訪俄，顯然是爲了重整新俄關係，並經由他促成與「亞西安」五國的關係加以改善。李氏的接納邀請，並已訂定於八月廿七日抵達莫斯科，也表明了新方及其夥伴國亦認爲有此必要，並可顯示自棉戰以來，「亞西安」與蘇俄的關係已在暗淡中出現了曙光。

不料李光耀訪俄之行正將束裝就道時，莫斯科突然以柯錫金臥病不能接待爲詞，通知此一訪問祇有作無定期的延展。柯某臥病是否托詞？從新方有關官員的私下表示，即可窺見大概。他們指出蘇俄係於一月十五日通知李氏延期訪問，這一日子正是俄共「政治局」會議閉幕的後一天。此即意味此項延期通知，係由蘇俄最高決策機構所作成的決定，而越南外長阮基石在此前幾天，主動宣佈取消訪問新加坡之行，自亦與此有關。

註⑥ 同註⑦。

註⑦ 美聯社V新加坡電，一九八〇、元、廿四，及八合衆社V吉隆坡電，三、七、引述新外長談話，表明新加坡願供給美軍基地。

註⑧ [南洋商報]，一九八〇、六、四、三版。

七 河內不願李氏訪俄的原因

在棉戰發生後，「亞西安」領袖應邀訪問莫斯科的，李光耀並非第一人，在此之前，先有泰國前首相克利安薩，繼有馬來西亞總理胡仙翁，不過他們都是先有北平之行，再有莫斯科的訪問，這對受邀者而言，不過是爲表明其對中共與蘇俄並無偏頗；對東主國而言，則在顯示其不會爲了支援越南而捨棄在東南亞的其他友邦。賓主之間，都是爲了表態而並不着重在實質上的談判，但李光耀的訪俄之行則不然。自棉戰以來，他並未訪過北平，可見他到莫斯科，並非爲了禮貌性的表態，而是要與克宮主人從事實質的會談，且準備把他自己對東南亞前途的觀點向對方說明，以糾正蘇俄在政策上的差錯。

李光耀在決定了訪俄日期以後，曾對印尼「安塔拉通訊社」記者指出：越南爲了鞏固它在寮、棉的權力，及解決內部困難，雖不能不依靠蘇俄的援助與維護。但此項目標一旦達成，河內必然會重作抉擇，決定與中共應否重拾舊歡，而其主要關鍵，則在於它對寮棉的利益能否獲得北平的承認。此種利益倘能獲得承認，越南的政治立場便可得到獨立，從而得以與美國、西歐、日本等自由國家建立比較密切的關係，俾能獲得經技支援，開拓貿易，以便發展經濟。他接着表明：莫斯科與河內的基本目標並不相同，蘇俄對越南的援助，祇在企圖藉此控制它牢牢站在自己一邊以反對中共，越南則認爲在它需要時才倚賴莫斯科。

論及俄、越、中共的關係時，李氏更指出北平對河內的期望，在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情勢下，祇企圖使它採取北韓的立場——在共黨陣營兩大之間，不一面倒向它視爲最大敵人的蘇俄。由於俄、越、中共的目標不同，高棉便變成了它們衝突的焦點，以致「東協」國家的需求安定繁榮，並未受到關注。李氏又進一步指陳：「亞西安」應該努力創造一種新的局勢，促使俄、越、中共認識到當前的激烈衝突，並不符合它們各自的利益目標，因爲這會影響到它們與「東協」國家的良好關係。在此種新局勢下，或可使俄、越、中共作出暫時的讓步，俾共產制度與非共國家和平相處而保持東南亞的穩定和平^⑩。

誠然，越共的反臉無情，由其對中共的恩將仇報，可以得到證明。一旦它的「印支聯邦」組成後，又何嘗不會將蘇俄推開？有陰狠而老謀深算傳統的克宮主人，在支援河內併寮侵棉的過程中，自不會不作此顧慮。事實上，蘇俄對永珍與金邊政權，都已直接訂有援助協定，其在寮北所建的機場已由俄人直接控制，俄艦更已直泊高棉磅遜港。這都表示克宮已顧慮到一旦河內琵琶別抱，它即可以從寮棉基地鉗制越南。又「蘇俄民航公司」，正擬與高棉訂結航空協定，俾俄機可以直達金邊，却遭河內公然反對^⑪，這更顯示李光耀對越南的論點——指出河內斷不甘長此作爲蘇俄附庸，可謂一針見血。克宮主人一旦面聆他的說詞後，亦不能不爲之動容。

註⑩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八〇、八、十六、二版。

註⑪ 法新社曼谷電，一九八〇、八、廿五。

李光耀素以觀察銳敏而又能言善辯著稱，其訪俄之行，顯然在向克宮進行心戰與統戰，並藉此摸清蘇俄今後對東南亞政策的底牌，以便於「亞西安」作成對策。至於他決定於訪俄後再訪問北平，當是爲了如何利用中共以制俄越，俾迫使河內不得不在高棉問題上讓步。由此可知李氏的訪俄，對越南深爲不利，故俄共政治會議所作成的延期決定，雖以柯錫金臥病爲詞，實則出於河內之要求。

八、結 論

蘇俄在經過多方邀請始獲得李光耀應允訪俄，而又在他即將就道前，突然通知無定期的延展，新方在表面上雖並未顯示不快，但無可否認的，已使雙方本已暗淡的關係再蒙上了一層陰影。近年來，新方的立場，早已就高棉被侵事件，將教唆支援河內的蘇俄，指名譴責；尤其在俄軍侵阿後，更在促成「亞西安」及其他國際會議於譴責侵略時，將俄越相提並論；而「東協」所進行的外交戰，又無不是以河內與莫斯科爲一體的敵人，但由於新加坡早已看清了蘇俄在東南亞斷不會以越南爲其唯一的可靠盟邦，亦不可能爲越南的利益而甘於捨棄其他國家的友誼，故李氏的行程雖已受阻，但也不致認爲與蘇俄的關係已無改善餘地。

站在莫斯科的立場，既然早已顧慮越共不甘長此作爲它的附庸，自不能不設法保持與「東協」國家的關係，對具有關鍵地位的新加坡，更不能不加以安撫籠絡，否則便適足以使「東協」國家益形親近美英以及北平。因此，一般預料新俄關係雖面臨考驗，但亦不致惡化到凍結外交。